

# 重看《我爱我家》：一部电视剧背后的当代史

我们不仅触摸不到出生前往事的真相，也很难知道经历过的一切曾怎样影响我们，甚至不会明白当下将对未来意味着什么。想要真正明白1993到1994年贾府的那些事儿，就要了解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。不过这里的“今天”，已经是二十年前，而“明天”，则是我们已经经历，并正在经历的现在。我们将深陷时间之井.....



在我们的记忆中，有一个温馨平静的九十时代。然而这不过是来自无知的错觉，何况回忆本来就自带美化属性——小屁孩嘛，有爹有娘有吃有玩当然心满意足。当你我带着长大的头脑，把那些发生过或暗涌过的历史看上一遍，却发现原来如此风波云诡。一起看看当年的成年人也未必了解的世界吧。

## 我们的现在：90-92，《我爱我家》之前的中国

要说93到94年的今生，得先从1990到1992年的前世说起。



1990年春晚开场歌曲



如你所知,那一年,TA来了

1990年，当傅局长赖着不肯离休，志国天天搞好报表搞圆圆功课，和平的大鼓演出越来越无人问津只好打毛衣，小张满怀希望从四川农村冲到首都的时候，最热心的北京大妈也指不出鸟巢、798、金融街该怎么走，甚至国贸中心大厦、中央电视台、soho现代城也没有画上地图——都还没建起来，国务院的各个部委差不多还都待在没有翻修的50年代矮房子里，亚运村里没有汽车交易市场，中关村还是“一条街”不是“园区”，警察还穿着绿色制服。但在这个城市，经济永远不是最热门的话题。出租车司机和杨柳北里纳凉会上谈论最多的是：七个多月的戒严已经结束，有二十多个国家的政府联合欺负咱们，丫拒绝中国领导人来访，也不让他们的商人和中国玩。而最热门也最小声的话题，是东欧正在翻天覆地。但消息的来源并非都是《新闻联播》和报纸，还有无业游民杨大夫们偷听《美国之音》等敌台所得。北京的报纸已有十九个月没有歌颂改革开放了，媒体正在集中火力抨击“右的错误”。傅老局里组织学习《人民日报》的一篇重要社论，在它眼中，眼下最大的危险是“和平演变”，它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“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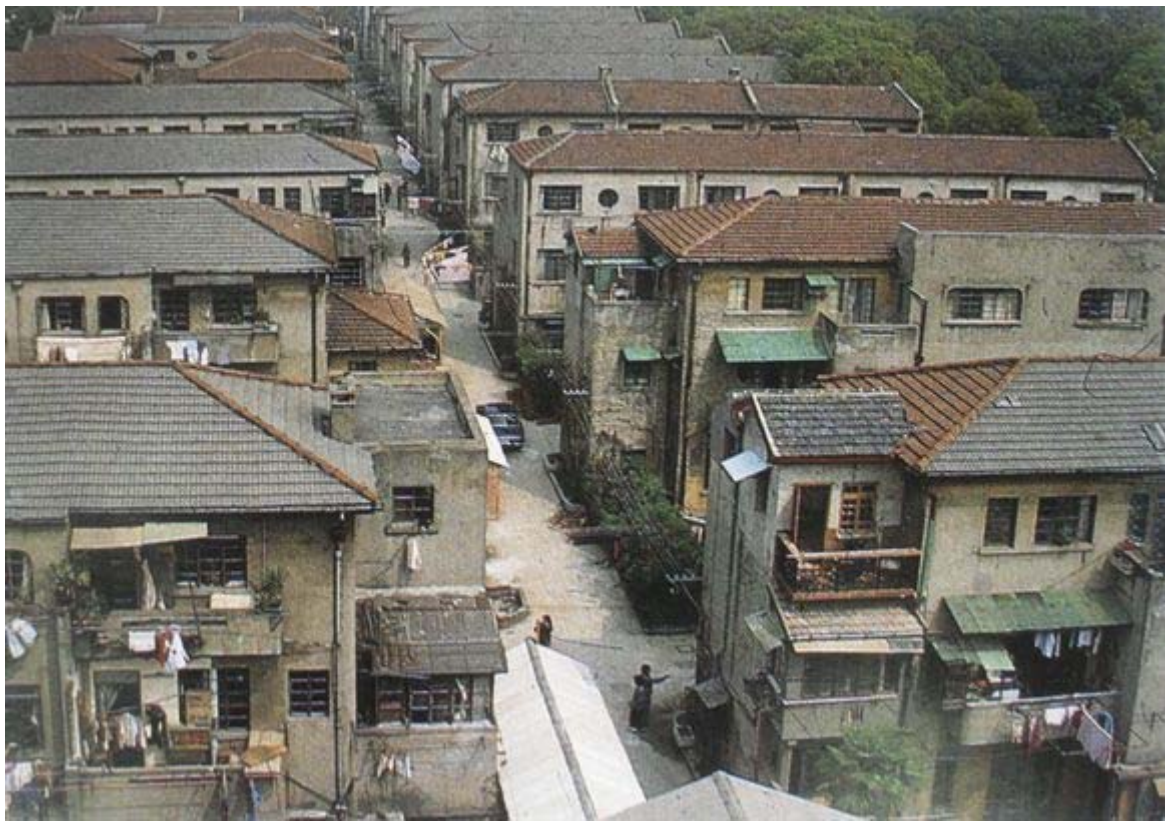
92式警服



1991,戈尔巴乔夫VS叶利钦

当“个体户”的志新和几个哥们儿去上海玩，差点和一美国人打起来，这老外在1991年逛了东京逛上海，嘴欠还偏偏要会几句中文：“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五十年了，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。”志新们没有看到浦东新区、杨浦大桥、东方明珠，并不是因为小眼睛光贼溜溜地瞄姑娘呢，而是都还没建起来。外滩的高级商店里少有中国顾客，夜上海大多数地方还是一片漆黑，电视剧《十六岁的花季》里，几个中学生在羡慕深圳埋怨上海落后。上海市平均七万一千人有一个浴池，大多数人还是三代同堂住在筒子楼。





1990，上海



《十六岁的花季》

自1989年而至1991年的经济疲软依然很坚挺。1990年春节的鞭炮刚刚放完，就传来了一片哭声：外经贸部抱怨出口下降、农业部抱怨粮食减产、统计局抱怨工业生产下滑。在和平她们曲艺团发工资越来越费劲的同时，全国两千多个县政府中，有差不多一半财政收入不敷出，将近200万县政府干部的工资发不出来。1991年年底，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：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%，亏损总额已高达310亿元。80年代横空出世的著名企业家全都傻眼了，谁也没办法把产品卖出去。从北京到西安，从广州到上海，天天都有人“下岗”。重工业的大本营沈阳，已经有三成工人无所事事。领不到工资的工人中，怨气在悄悄滋生，他们的面目模糊不清。

祸不单行，1991年夏天的“华东水灾”，淹了18省，5省情况严重，超过1亿人被困。洪峰过后，留下超过千万无家可归的人。但已经持续两年半的经济萧条，让中央政府囊中羞涩。刚刚上位两三年的新一代领导人，告别了唐山大地震时代对国外援助的拒绝态度，开明地接受了新中国第一次境外捐赠。老共产党员傅老捐了一个月工资，少先队员圆圆捐了零花钱，而23亿元境外捐款中，有近一半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。香港演艺界

拍摄电影《豪门夜宴》，举行“忘我大汇演”音乐会，为水灾灾民筹集善款。十天时间，香港的赈灾筹款总额达到4.7亿多港元。如今搞成“两岸富人携手捞钱，两岸穷人互骂泄愤”的局面，只能一声叹息。

小凡已经考上了大学，但还在为期一年的军训中叫苦不迭——这是1990年。晚上的卧谈会上，小凡认为某个正在考“托福”的大四师兄还挺帅的——那会儿还不兴叫学长，但绝没有考虑收归石榴裙下。她还不知道现在大学生谈恋爱已经开始没人管了，以免学生精力过剩。与此同时，这位“托派”（考“托福”）师兄回到了宿舍，嘲笑在宿舍“修长城”（打麻将）的“麻派”室友们胸无大志，因为布什（老布什）签了大批绿卡，几万中国留学生都有机会得到永久居留权。但“麻派”头也不抬地扔过去一张报纸，“托派”看后立即傻眼：限制在国外没有直系或者旁系亲属者出国留学！李泽厚和王蒙一个劲儿打喷嚏，并不是因为小凡在图书馆里念叨他们，而是因为他们报纸上被人批评为别有用心、居心险恶。社会青年志新买了件“烦着呢，别理我”T恤，和大学生小凡一起发现了几年前无人问津的崔健，连家庭妇女和平都感到“一无所有”击中了自己的痛处。



一股崭新的“毛泽东热”开始流行。和平打“面的”带圆圆去了趟新华书店，发现出租车上开始悬挂毛泽东像。圆圆买了盘“小虎队”的卡带，但其实新华书店里卖得更火的是专辑。70年代如神物，80年代无人问津的毛泽东像章，被嗅觉灵敏的志新瞒着傅老翻出来卖掉，小赚了一笔。志国单位组织观看了新拍出来的《开国大典》、《毛泽东和他的儿子》、《毛泽东和他的乡亲》、《大决战》……湖南长沙韶山毛泽东故居的参观人数，在1991、1992两年就打败了整个80年代。当地汤老太太把毛泽东故居旁边的“食粥摊”做成了“毛家菜馆”，并开到了全国，傅老65岁大寿就是在北京分店胜利召开。国家副主席王震读了权延赤写的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》老泪纵横，却被崔健版的《南泥湾》气得大动肝火。





那两年，更像1978年而不是今天。钱其琛形容当时外交局势的话，更可以形容当时的整个中国：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。然而忙于油盐酱醋的贾府并不知道，新一轮大裂变就在眼前。

1991年，傅老在北京的报纸上看到了对《解放日报》狂风暴雨般的批判。在这张上海市委机关报上，一系列署名“皇甫平”（黄浦江评论）的政论文章，旗帜鲜明地表态：“抚今忆昔，历史雄辩地证明，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”、“资本主义有计划，社会主义有市场”、“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‘社’还是姓‘资’的诘难，那就只能坐失良机。”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对批判并不在意，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些声音来自那位退休的四川老人，他是其中之一。过了几个月，傅老在报纸上看到，朱镕基到北京了，被任命为副总理。七年后，他正式入主国务院。



《解放日报》刊登的黄埔平评论文章

而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1992年1月。和平坐火车去深圳“南巡”——慰问演出，这时她正在电话里甜蜜地埋怨志国“哎……哎……知道啦，别絮叨了这是长途，烦人呢！”。与此同时，已经退居幕后三年的总设计师发表了掷地有声的讲话：“谁想变也变不了，谁反对改

革开放谁就垮台”、“反对的人让他去睡觉好了”。启航的汽笛声再次响起，无论听没听到的人，都不可避免地将要卷入这场以“市场经济”为核心内容的新一轮改革。

一切开始悄然改变。1992年元旦刚过完，志国就在《新闻联播》上看到，中国已经开始和“独联体”国家握手，此时苏联咽气还不到十天。很快，志国还从《新闻联播》上看到了中国第一次出兵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，以及加入核不扩散武器条约。和平最近做饭时最喜欢哼的金曲是《血染的风采》，但通俗歌星的强大影响力，让她已经不记得原唱是在越战中锯掉左腿的士兵徐良，更不知道这时在老山脚下，中国军队拆掉了自己布下的一万八千枚地雷。



“先富起来”的苏苏他爸们在扩大私人投资，“摘红帽子”的文良他爸们在把“集体所有制”的企业变成私营，逃出去的小老板徐晓丽们哼着“欲说当年好困惑”全都回来了——人称“新时代的还乡团”。梁左写姜昆说的相声《特大新闻》并没有带来什么大麻烦，志国和平带着圆圆，和435万个普通中国人一样头一次登上了原本“生人勿近”的天安门，每人花了10块钱，而外国人要花30块。做生意的阿文在深圳听到了赛马俱乐部的第一声锣响，大学教授孟朝晖新买了一本于光远、王蒙、邵燕祥、刘心武等人出版的《防左备忘录》。趁和平不在家，志国偷偷看报，但不是昨天还在争论“姓资姓社”的那些，而是北京“新世纪小姐”、上海“文化礼仪小姐”、天津“月季小姐”的获奖照片。报纸上虽然还捂着脸不好意思说这是“选美”，但已经应者如云。傅老不再严厉指责温州是“和平演变温床”，因为报纸上现在称之为“改革开放的排头兵”。小凡们开始对未来充满信心，因为当年五十六万四千本科生毕业后，被全国九十万岗位哄抢一空。一辆“奥迪”、一套公寓和一张二十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四元的支票，从珠海巿市长手中递给了高级工程师迟斌元，也把对知识的信心递给了无数望子成龙的家长。



1993，常州选美大赛

和平她妈，大鼓艺人和老太太，不同意文化圈说1992年是“张艺谋年”，但不是因为她认为老谋子“拍阴暗面讨好外国人”，而是她和其他普通观众一样忙着过“王朔年”。王朔的名声开始走出了文学圈，1990年的《渴望》让全国的老和同志跟和平们直抹眼泪儿，而志新、胡三儿这帮社会小青年把“过把瘾就死”当成了口头禅，连相声大腕冯巩都看不下去李东宝在《编辑部的故事》里继续单相思，在广告上决定把双汇火腿肠介绍给他代替戈玲。北京开了第一家性用品商店。中国足球队的第一个洋教练，德国人施拉普纳正坐在赶来的飞机上打瞌睡。



双汇火腿肠广告：“还想戈玲吗？”“戈玲是谁？”





悠悠岁月，欲说当年号困惑



头发很值钱的“施大爷”

对公务员来说，“盲流”不再是“吃公家饭”之外的唯一选择。据人社部数据显示，1992年，有12万公务人员辞职下海，1000多万公务人员停薪留职。这群人中的成功者，就是改革开放后三个著名的企业家群体中的“92派”，虽然将来身处其中的机关干部志国、小保姆小张还不知道。其中有后来的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，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，曾是“民族英雄”的“体操王子”李宁，“林妹妹”陈晓旭，上海轻音乐团团长朱逢博，以教育青年树立崇高理想为己任的张海迪，还有《人到中年》的作者谌容和她的儿子——机关干部、写了多年春晚剧本和大批相声的梁左。

这时，留美归来的英达想要拍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，找到了王朔，王朔推荐了梁左。于是，才有了我们看到的《我爱我家》。



## 我们的过去：1957，政治运动中国的傅明

傅老对于老胡搬到对门，反应是勃然大怒。而老胡搬家之后，屁股都没坐稳，就一身典型“海外华侨”式的洋气打扮造访贾府。这其中，蕴含了两人近四十年的恩怨。这两集的名字非常恰当：恩怨。恩在哪里，怨在何处？

我们穿越回1957年，参加由傅明同志牵头的审查组，考察一下从美帝归国的胡学范。

“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‘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、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’。今天，我代表审查组，向组织汇报一下，对胡学范同志的审查结论。

胡学范自称在一所著名的大学获得了双料博士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明明就是个单料博士，而且那所大学也不怎么著名——这就是吹牛嘛！他还说，不要什么优厚的待遇，连花园洋房都不要，回来报效祖国——其实他想要，谁给他呀，明明是没找到工作嘛！另外，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这个同志身上，沾染了很多资产阶级的不良作风！所以，对待这个同志，要狠狠地打压，打掉他身上的嚣张气焰！

有些同志认为，一个摇煤球的家庭，供得起留学美国吗？是不是资本家伪装的呀？根据调查组的实地调查，胡学范的爸爸，确实是劳动人民出身，在这个问题是他对组织是诚实的，他是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的奖学金。大家看他说起英语头头是道的，专业上水平也过硬得很，确实也是人才难得。

还有些同志的态度，就不实事求是了，虽然胡学范同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但你不能因为表面上一看，他老婆是满清皇族，又是留学美国，就说他是封建余孽、美国特务啊！

这次运动里，胡学范同志并没有攻击党，不能把指标按到他身上！我们要谨遵毛主席的教导，‘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、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’，不要被个人感情遮蔽了眼睛……”

老傅在这一敏感时期，做了一件可敬的事情：实事求是，没有把老胡“错划”。胡学范从美帝回国，太太是满清皇族，多么典型的封建主义加帝国主义！更重要但秘而不宣的是，让大伙儿看着很不顺眼嘛，收拾他一下，恐怕大伙儿都喜闻乐见，老傅做点顺水推舟的事情，再正常不过了。可老傅并没有从个人好恶出发，甚至冒着一定的风险，才保住了胡学范。至于被“错划”后会有什么遭遇，我生得晚，不清楚，反正这件事，足以让老胡和胡太太感激一辈子了。

至于后来傅老没少整胡学范，不管出发点是什么，客观上实际是继续保护了老胡，也保护了自己。像老胡这样自诩才高的海归，不时常敲打敲打，指不定哪句话说错了就被人抓住把柄。“穿花衬衫戴墨镜，讲英语议论领导，肯尼迪死了你哭”，前两个也就罢了，后一个他要是真做出来，分分钟被打成反革命汉奸特务。聪明的胡学范，后来没有理由认识不到这一点。

而当初保了他的傅明，岂有不被株连的道理？

按说，这样的大恩，足以让两人结成死党。但事情却并未这样发展。从老傅的角度，保护你，是出于一个党员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从个人角度，依然讨厌这个“假洋鬼子”。“肯尼迪死了你哭，咱们单位摇煤球儿老赵他爸爸死了你怎么不哭啊？阿波罗登月你乐，咱们单位烧锅炉老李头儿的妈妈改嫁，你怎么不乐啊？”再加上后来，级别被老胡盖过引起的嫉妒之心。这么多年，精于人事斗争的傅老，恐怕是让老胡苦不堪言。

而老胡怎么想？“是，他算是对我有恩。可这老家伙实在是烦人！官僚主义、假大空、瞎指挥；没教养、没文化、没水平、没气质、没风度，反正啊，该有的一样没有，那不该有的呢他倒一点不缺，什么自以为是啊自命不凡呐，自己觉得自己怪不错的呀，自己觉得没有自己了地球就不转了或者转太快了！什么大恩也顶不过天天恶心你啊！”

家里出了事，志新在海南撞了公路管理局局长，彻底撞枪口上了，傅老想方设法却一筹莫展。坚持原则而又官僚主义的老傅，是不太被同僚喜欢的，和老胡老穆老吴老陆都处不太好，家里出了事，老江小李也都不帮忙。

前来拜访的老胡，本来是想炫耀一下自己过得比老傅强，出出多年的恶气。结果正赶上老傅遇到大麻烦。老胡这时的心理是非常矛盾的，别看他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，但仅仅为了炫耀，就搭上向海南省公路局长说情这么大的面子，哪怕有这么傻的中国人？归根结底，因为当年的大恩，老胡是肯定要帮忙的。但是，就这么帮了，这么多年的恶气可咽不下去，必须让这老家伙服软认错！而并未切身感受老傅烦人一面的胡太太，则心存感激，一直在做老胡的工作。也正因为老傅当年对胡家的大恩，虽然完全不像求人的样子，甚至还讽刺了老胡好几句，最终老胡还是任劳任怨地帮忙，让马仔志新顺利出狱。

这件事也让二老的关系发生了变化，多少化解了当年的恩怨。老胡不再因欠人情底气不足，多年被整的怨气也出了。老傅虽然表面依然剑拔弩张，心底却暗暗感谢，一直放不下的面子也打破了。以后，俩老头就可以一块玩啦！



这是大明朝的名臣徐阶和夏言。徐阶曾得罪过上司夏言，后来夏言却提拔了他，当徐阶满怀感激地登门拜访，却被夏言赶出大门：“我提拔你是为朝廷，至于你本人，我讨厌得很，以后不要再来。”

这样的人，从来都不多，但是是脊梁。



从根本上说，老傅和老胡的矛盾，是家畜和野生动物之间不可调和的天然矛盾，充满了生活的真实。但他们的所为让人肃然起敬，没有因私废公，没有落井下石。要知道，我们的光荣传统是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所以斩草一定要除根！遗憾地说，从历史教训看，这确实是斗争的真理，鲁迅讲“痛打落水狗”可不是心理阴暗，那是辛亥革命血淋淋的教训。可这样斗争的结果呢？为了理念相争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们终将死去，斗争却孕育出了恶之花，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蔡京终于在腥风血雨中成长起来了，他们眼中只有利害，我们所有人的命运，终将被他们摆布。

## 我们的未来：国企高管贾志国

从局里被分流，管理六个人的大公司。好不容易有个施展才华的机会，贾志国未来的商场之路将会如何？和关系暧昧的徐晓丽徐总能否继续合作？所谓续集《圆圆的故事》中他成为副局长是否合理？

很多“家迷”认为，按贾志国那胆小怕事的性格，还是踏踏实实坐机关吧。可我不这么看。

改革开放后出现过三个著名的企业家群体，“92派”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不是偶然的。一张白纸，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，在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，不需要高新技术，不需要优秀品

牌，不需要成本管理，不需要利润核算，不需要市场营销计划，也不需要企业形象策略。法律空子大有可钻，做生意的成本也相对较低，远不是之前被政策束缚，之后被资本制约的情况。志国下海的时间，基本可以算进他们的时代。

如果说“78派”企业家需要的是勇气，“2000派”需要的是紧紧跟上信息时代的新潮流，那么“92派”需要的，只是一技之长，或者短缺紧俏的商品，又或者，他们脑袋上若隐若现的“红帽子”。

不错，志国谨慎胆儿小，但那不过是多年谨小慎微机关生活养成的习惯，那时的机关干部，又有几个不是这样的呢？他对优越生活的欲望我们处处可见，当欲望的种子遭遇金钱的浇灌，人人都懂得改变。被逼下海以后，以他平时在利益问题上的表现出来的变通，相信很快就能领悟到如何让权力与商业挂钩。他自己确实没什么权力，但起码各大门槛是踏得进去的——这么多年低头不见抬头见。那些有权力的人，能不能拒绝一张熟脸送来的、一顿饭就超过自己一年工资的糖衣炮弹呢？

三四年前志新做生意时，傅老仍然在职，想要绕过傅老把控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而往事已矣，管钱管物却一身清正的傅老已经退下来了，变成了一个不问世事的老顽童。即使摆出父亲的权威，他又有几年可活？傅老们清廉，接任的马局长们在欲望时代也能做到吗？官场原则是“只有锦上添花，切莫雪中送炭”，只要志国混得不错，虽然时代已经不兴喊“世兄”，但志国和马局长们的勾连一气，几乎是一定的。

刚刚实行市场经济，从国家到个人都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而初入商海，志国就遇到了贵人，打拼多年的徐晓丽，依然对当年的梦中情郎志国虎视眈眈，带着他学会了最基本的商场要领。被两位大鼓艺术家“捉奸”后，两人会停止合作吗？要知道，志国虽然被“分流”，但仍在“局里”的管辖下。“分流”本来是甩包袱，可是贾志国这“六个人的大公司”，居然出乎意料地和某位“徐总”做成了一笔又一笔大生意，纵使志国想停止合作，局里岂能干休？不从就是彻底抛弃公职，志国敢吗？和平又敢吗？何况志国就算心里有鬼，但行为足以让自己，也包括和平认为正大光明。最终结果，无非权衡之下，继续和徐总做生意，只是稍微避避嫌罢了。说不定还是和平出面请客，给徐大姐赔礼道歉把酒言欢呢！你没注意吗，下集志新回家，志国根本没出现，他在那边正谈着生意呢！

包袱是要甩掉的，如此人才怎么能遗之山野？未来，局里也许会把志国调回单位从事产业开发，也许仍然掌管这个不断壮大的国有企业，若干年后，随着“国进民退”之风兴起，越做越大的生意，就是志国越来越深的资历。既有资深机关工作经验，又在市场多年摸爬滚打的贾志国，升任主管国有资产管理的副局长兼开发公司董事长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一个旧式小官僚死了，一个崭新的阶层：既有权力，又有大量财富的新式国企高层干部诞生了，并在未来的岁月中，成为所有人羡慕的对象。

而“我家”那清贫却温馨的生活，也将在时代的洪流中随之裂变。



# GitChat